

MENG SUI
CHANG LE JIE

李望水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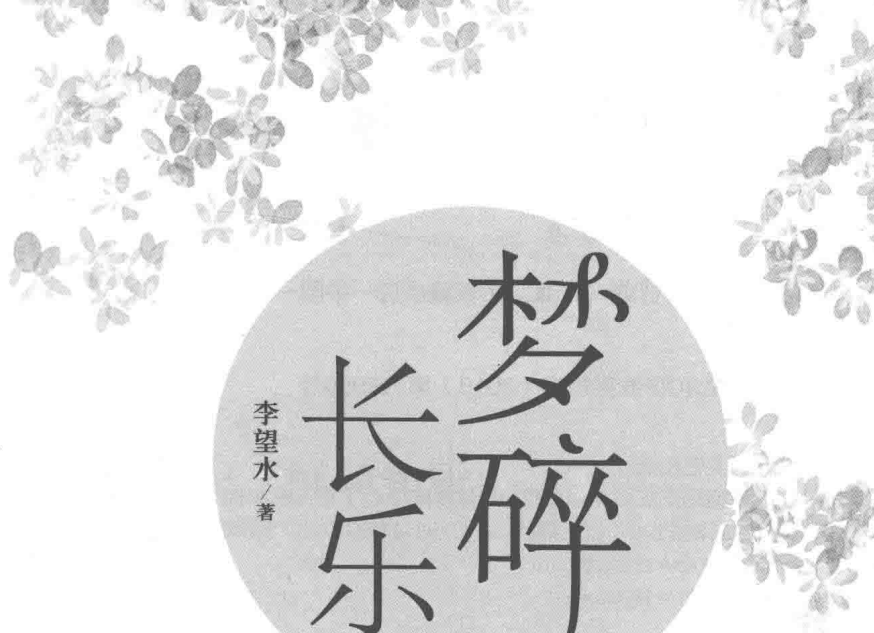
梦碎 长乐街

阮宁离，
你信也好，
不信也罢，
你逃不掉的。

他们的相遇
究竟是一
场邂逅
还是一个阴谋？



史册里
他以下犯上
十足一个大奸臣
现实里
她多灾多难
真真一个倒霉鬼
死生百年
终能相见



梦碎 长乐街

李望水 /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碎长乐街 / 李望水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500-2867-8

I. ①梦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18956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 I 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wjy0791@163.com

书 名 梦碎长乐街
MENG SUI CHANG LE JIE

作 者 李望水
出 版 人 姚雪雪
出 品 人 周 政
特约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
责任编辑 袁 蓉 黄文尹

特约编辑 张 靓
封面设计 周 丽
版式设计 李映龙
封面绘制 清 茗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长沙鸿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9
字 数 217千字
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867-8
定 价 34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250

本图书出版权由大周(贵安新区)互动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法享有。未经许可, 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。

举报电话: 0731-85184728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可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|卷一·卿卿如晤|

第一章 /// 004

第二章 /// 015

第三章 /// 032

第四章 /// 045

第五章 /// 053

第六章 /// 063

第七章 /// 079

第八章 /// 090

第九章 /// 101

|卷二·故人西辞|

第一章 /// 120

第二章 /// 127

第三章 /// 139

第四章 /// 146

第五章 /// 162

目录

CONTENTS

|卷三·牡丹亭外|

第一章 /// 174

第二章 /// 180

第三章 /// 191

第四章 /// 204

第五章 /// 217

第六章 /// 232

|卷四·生死不离|

第一章 /// 240

第二章 /// 252

第三章 /// 264

第四章 /// 274

当命运的齿轮重新开始转动，
所有从你生命中离开的人们，
将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你的身边。
有怨报怨，
有情还情，
唯有前尘后世两清，
才能落得个周身干净。

——题记





|卷一·卿卿如晤|

MENG SUI
CHANG LE JIE



第一章

民国十三年，大寒。

平城里又死了人。

按说适逢乱世，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，死一两个人也算不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可偏生那人死得离奇，脸被挠花了看不出模样不说，手脚也被绑着，从护城河里被捞起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冻僵了。

这已经是城里第三个这样死掉的人了。

警察厅的法医官正在对现场环境做鉴定，助手也举着照相机，拍摄案发现场的照片。

阮宁离抱着纸笔站在河边，穿了很多年的小棉袄又灰又旧，浑身上下唯一亮眼的恐怕只有脖子上的那条红围巾。可即便如此，老旧的衣物还是不太能抵挡寒风，阮宁离的脸已经被凛冽的北风冻僵了。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上面生出一片冻疮，难看得很。

警察厅的侦察队新来了一位大队长，名叫顾随。他身形颀长，一身周正挺立的警服衬得他英姿飒爽，干练稳重。如今他正面无表情地端详着地上的尸体，拇指和食指无意识地搓动，看不出任何表情和想法。

阮宁离觉得这人生得虽然好看，可惜五官凑到一起却是一副薄情相。

她正想着，顾随抬起头朝她招了招手，阮宁离赶紧跑了过去。

顾随站起身来，慢条斯理地抽掉手套，不轻不重地问道：“听说，你是平城里最好的画师？”

“都是吹出来的……吹出来的。”阮宁离低眉顺目地答道。

顾随似乎并未将阮宁离这副恭顺的模样放在眼里，问：“这名死者的容貌被损，看不出本来的模样，你有把握能还原他的相貌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阮宁离老实答道。

顾随的脸上终于有了些表情，他略微抬眼，快速地扫了她一眼。

阮宁离没皮没脸地笑了起来：“顾队长，画像和赌博一样，凭技巧，也凭运气。技巧我有，但有没有运气，我不敢说。”

顾随眯了眯眼睛，眼中闪过一丝了然后的轻蔑。他让人拿来三个大洋，递到阮宁离的手里：“我听上一任队长说，每次请阮小姐画像都要给两个大洋来开运。我多加一块，希望阮小姐的运势开得大些，下笔能有神助。”

“自然自然！”阮宁离一下子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劈手将大洋夺了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收好。

顾随勾了勾嘴角，说不上是有几分鄙夷，但到底是对阮宁离此等行为生出嘲讽之意。他退开了些，将位置让给终于亮出了纸笔的阮宁离。

阮宁离咬着笔头，低头仔细打量那个倒霉的短命鬼。

男尸的脸色被冰水冻得青白，看身形大概是三四十岁的年纪，发丝乌黑浓密，额头上有隐隐的沟壑，看起来像是抬头纹，眉毛以下，下巴以上的部位被尖利的东西划花了，皮肉向外翻开，所以才分辨不出原本的面貌。

人的面相，是可以根据骨骼、身形以及脸上一切细枝末节推测出来的。面相学认为面相可以影响人一生的运势，那么反之亦然，可以从一个人的衣着打扮、身份气质来推测出他的大致模样，比如富人不会瘦骨嶙峋，乞丐也不会肥头大耳，正是这个道理。

这人身材臃肿，厚唇肥垂，一看便是福相，家产少说也是吃穿不愁。

阮宁离用目光丈量他的脸部比例，又根据他的发际线勾勒出他的额头轮廓，接着就是顺着他面部的肌肉纹理来推测出他的五官位置分配。眉有一指宽，眼角走势向下，下唇又偏丰厚，耳垂肥大。

眼前这张血肉模糊、看不出模样的脸在阮宁离看来，变成了一汪清水，而她将指尖伸进水里，便可以顺着水流的走向和轨迹，描画出这人应有的模样来。

人体就是一个小周天，而气血运转的过程就是随着体内的水流奔走。水流推衍，即可形成每个人特有的容貌。只要他们放下眼中长短，用心观看，自然能看见一个人本来的面貌。

阮宁离终于不再咬笔头，开始在纸上作画。

不多时，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的模样跃然纸上，模样敦厚，浓眉大眼，人中很深，嘴巴又厚又大。此等大开大合之相，一看就家境殷实，颇有社会地位。

阮宁离将画像交到顾随的手上，年纪轻轻的顾队长掂着画像，眉头紧锁，半天没有说话。

阮宁离收好纸笔工具，问道：“画画完了，我能走了吧？我还得去书馆帮馆主画史册官宦图呢，去晚了要扣工钱的。”

顾随终于抬起头来，语气饶有兴味：“阮小姐对自己画的像，有几分把握？”

阮宁离自然明白顾随话中的意思，也懒得粉饰，说道：“实

不相瞒，我对自己的画像有十成把握，可这人到底是不是长这个模样，我不敢说。顾队长若是愿意相信我，就用；若是不愿意，横竖钱我是不会退的。”

“阮小姐多虑了。”顾随仔细收好画像，“若有需要，我会再找阮小姐的。”

阮宁离颇为乖巧地向顾随挥了挥手，走了两步才想起什么回过头来，笑得市侩明媚：“对了，顾队长，既然你用三个大洋为我开运，以后的开运费怕是只能多不能少，不然灵感大神可是会不高兴的。”

顾随目送阮宁离背着画具走远，温润的模样渐渐淡去，又换上一张毫无表情的脸。

随他一起调来的副手看不过去，问道：“头儿，你真的相信那小丫头画的东西？难道我们真的要凭这幅画破案？”

顾随眯了眯眼睛，语气淡然地说道：“既然是上一任队长推荐给我的人，想来应该不是浪得虚名。”

他盯着手中的画像，模样却看不出究竟是信还是不信。

长乐街上车水马龙，贩夫走卒，包罗万象。

长乐街虽然名字叫作长乐，但住在这里的人却并不怎么快乐，只因住在这里的全部都是最穷困的平民，大家每日只顾维持着生计，时不时会有斗殴、龃龉之事发生。

大约是这里和这里的人太过穷苦，没人愿意来管辖此地，久而久之，这里倒成了自成一派的三不管地带。

和书馆馆主福伯约的时间是下午两点，顾随那里多少耽误了时间，导致阮宁离须得一路小跑赶路。她庆幸史册官宦图此前她已画了大半，今天只是去做些收尾的工作。等会儿只要她手脚快些，应

该不会耽误晚上朝暮馆那边的活计。

阮宁离掰着指头算了算，顾随这里三个大洋，书馆十个大洋，朝暮馆的月薪按日折算下来今天也有两个大洋。

十五个大洋，够去庙里烧一炷转运香保这个月平安了。若是加上那些阔绰恩客和朝暮馆姑娘的赏钱，雇去找阮宁生的人的工钱应该也能有着落。

想到这里，阮宁离又加快了步伐。谁让她有好多好多地方都要用钱呢。

若不是平城最近接连发生杀人案件，死者的面部又无一例外被损害，警察厅的人也不会找她帮忙，请她尝试画出那些受害者的相貌，方便查案。

她呢，拿了钱就好好做事。至于死的人到底是谁，她没那个能力去管。

饶是这一路紧赶慢赶，阮宁离还是没有在她和福伯约好的时间赶到。福伯据说曾经是个老秀才，谁都弄不明白他的岁数，可自从平城有这座书馆以来，他就是这里的馆长。

古板严肃的老人对阮宁离的迟到颇有微词，她点头哈腰，赔了好久的笑脸，福伯才顾念着她画功的确不错的分上，将她迟到这事按下不表。

为免福伯改变主意再数落她，阮宁离别过福伯往二楼画室跑去。

虽说适逢乱世，但平城的真正掌权人胥少琛大帅还是很注重文化教育的。他牵头开展文化月，要求平城百姓学习前人文化，深刻领悟孔孟思想。书馆也是在他的要求下举办文史展览，为了方便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百姓了解先祖历史，福伯特意请她依据史册中的文献绘制出前朝百官图，方便供人参观。

今天是阮宁离工作的最后一天，只需要画完十大奸臣中的最后一个就算完工了。

画室在二楼角落，说是画室，其实只是个暂时腾出来的终年不见阳光的小房间，虽然点着油灯，可光线还是颇为昏暗，极不方便作画。阮宁离只得推开窗户，光亮闯入的同时，进来的还有冰冷刺骨的风。

手上生的冻疮在光线下显得更加难看，好不容易暖了点的身体又僵硬了起来。阮宁离被冻得打了个哆嗦，却是无奈：这年头，本来钱就不好挣，都是打工的，还是别挑三拣四了。

她搓了搓手，冻僵的五指终于有了一点知觉。她翻开那本记载史上奸臣的书，只见这一页上写着的人名是虞孟之。

据说虞孟之本是一位闲散王爷，深得皇帝玄麟信赖。然而，虞孟之包藏祸心，后率兵发动政变，逼玄麟退位。玄麟血溅朝堂，虞孟之此后不知所终。书中形容他是白面郎君之貌，天上谪仙之姿，剑眉似山川，星眸似汪洋，胸怀江山却不动声色，脚踏万里却志存高远，下巴瘦削，福薄命短，一张薄唇最是冰冷无情。

阮宁离干笑，心道时下最热的小说话本里面都不这么写，这世上怎么可能有长成这样的人？可她的工作只是画图而并非挑剔史册中错漏，于是她摇摇头，开始根据文字描绘虞孟之的模样。

文字在她面前汇聚，渐渐成了一个人形，男人黑发静静垂散于胸前，身着一袭玄色长袍，领子袖口点缀着生机勃勃的明黄色，唯有那张脸一片空白。

那男人恍如站在她的面前，一个活生生的，待她为他添上眉眼的人。

她按照书中写的那样，在他的脸上为他一一画上五官。不多时，那男人便有了相貌，当真是面如冠玉，剑眉斜插入鬓，挺鼻如

峰，朱唇微抿，气宇不凡。

阮宁离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，这张脸总让她觉得似曾相识，可她却想不起来自己曾在哪里见过。

与大脑纠缠，却还是想不起任何东西的感觉并不好受，她咬咬笔头，开始为画中人点睛。

男人终于拥有了一张完整的脸，一双眼睛恍若有神，正定定地盯着阮宁离看，好像真的活了一般。那面貌也真如书中所写的一样，是皓月谪仙之姿。

“小伙长得不错啊。”阮宁离喃喃自语，“我的画技又有所长进，下次得加钱了。”

她的指尖轻轻拂过画中男人的脸，未干的墨汁很快沾染上她粗糙的手指，倒让她心中生出几分唐突之意来。

阮宁离尴尬地清了清嗓子，迅速抽回了手，将画像压在所有画像的最下面，抱着整理好的画作去找福伯结账。

也不知是从哪里突然刮来一阵阴风，竟将大敞的窗户吹上，还吹熄了桌上的油灯。时值傍晚，月移西楼，油灯一灭，房间里立刻暗了下来。

阮宁离的心颤了颤，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
这坏预感很快应验，阮宁离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轻佻暧昧的笑声。

这画室里应该只有她一个人才对。

所以说，在笑的人是谁？

阮宁离一寸一寸地回过头去，月色倾泻，为这暗夜带上了一些光，阮宁离这才发现，黑暗之中隐约站着个人影。

眼前的男人一双样式古旧的官靴，玄色长袍曳至脚踝处，领口和袖口上烫着明黄色的缟边，又黑又长又直的头发静静垂在胸前，

滴仙一般清冷孤傲的脸，和她刚才画出来的一模一样。

阮宁离以为自己眼花了，用力地揉了揉眼睛，发现对方还站在她的对面，挑着眉毛，像看个傻子那样看着她。

“不用揉了，你没有眼花。”

男音低沉而有磁性，准确无误地猜中了她心中所想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阮宁离指着他说不出话来。

“怎么样，我长得是挺不错的吧？”男人笑咪咪地说道，露出一口白牙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男人皱了皱眉头：“你是结巴？就会说你你你？”

阮宁离终于找回了自己颤抖的声音：“你为什么和我画的人一样？你是谁？！”

男人微微挑了挑眉，神情忽然变幻莫测起来。

他神秘秘地说道：“我是画中仙虞孟之。亏得你下笔有神，才让我从画中走了出来。”

这极具魅惑的口吻让阮宁离莫名感受到一阵侮辱，她气急败坏地吼道：“你当我是傻子吗？！”

虞孟之见诳她不住，又道：“好吧，其实我是恶鬼虞孟之，一直藏在画中，谁把我召唤出来，我就要谁的命。”

他说着翻起了白眼，吐出舌头做尽凶恶之相。

阮宁离沉默半晌，开始满屋子找火。

“你干吗呀？”虞孟之好奇。

“烧了你。”

“哎哎哎，你这人怎么一言不合就喊打喊杀的呢？你这么做可是会亵渎神灵的。”

阮宁离拿起裁纸刀拉开与虞孟之之间的距离，默默地审视着他。

刀锋在前，虞孟之整了整衣领，终于换上了认真严肃的表情：“实话告诉你，我是运气大神虞孟之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夜观天象，算出你命格奇特，注定此生无福无寿，多灾多难，这才想来帮你转转运。你也不用太崇拜我，只需要好吃好喝地供着我，我就能保你一世无忧……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虞孟之的肚子上就挨了一记重拳。他疼得快把胆汁都呕出来，五官扭曲成一团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阮宁离道：“你打我？”

“嗨。”阮宁离冷笑一声，干脆利落地收回自己的拳头，又揪起虞孟之的衣领，把他拉到自己面前说道，“我阮宁离能活到今天，就是因为坑蒙拐骗我什么都会。就你这伎俩，去骗骗小孩子都嫌丢人，敢来糊弄我？”

虞孟之被矮他一个头的阮宁离逼到墙角，委委屈屈地缩成一团，模样十分灰包。

阮宁离用手肘卡着他的脖子，凶狠地逼问：“你是谁？！”

“我是虞孟之。”

对方忽然认真起来的语气，让阮宁离微微一愣。

虞孟之喘了两口气，认真地问道：“你明明就很倒霉的，不是吗？”

虞孟之竟然吃吃地笑了起来。他凑到她的耳边，危险地蛊惑道：“命运的齿轮一旦开始滚动咬合，该遇上的人，该发生的事，一个都跑不掉。”

阮宁离的心倏地一沉，她感觉自己正在行走的双脚仿佛踩在泥沼之中，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正将她用力往下拉扯，而她如他所说的那样，怎么也走不出这黑暗的深渊。